

中華文史論叢

一九八二年第三輯

中華文史論叢

一九八二年第三輯

(总第二十三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华文史论丛

一九八二年第三辑

(总第二十三辑)

朱东润 李俊民 罗竹风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1982 年 8 月第 1 版 198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沪刊第 046 号 定价: 1.00 元

目 次

先周族最早来源于山西·····	王玉哲 (1)
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	史念海 (25)
“卫服”的起源和古代社会的守卫制度·····	王贵民 (51)
“匹马束丝”新释·····	晁福林 (65)
明代东北民族杂考·····	蒋秀松 (71)
龙虎山上清宫沿革建置初探·····	周沐熙 (87)
《庄子·逍遥游》解歧·····	何善周 (113)
唐代的孟姜女故事的传说·····	顾颉刚遗稿 (141)
苏润及其诗词发覆·····	黄盛璋 (149)
魏晋音与齐梁音·····	周祖谟 (167)
《太平天国专用词语释义汇编》序·····	罗尔纲 (191)
太平天国专用词语综述·····	史 式 (195)
略谈黄季刚先生对《十三经》白文的断句 ·····	黄 焯 王庆元 (217)
《隋书·经籍志》中的疑问·····	张旭光 (225)
藏书题跋·····	黄 裳 (231)
清人笔记随录·····	来新夏 (245)

《说郛》再考证.....陈先行 (257)

西汉诸侯王国封域变迁考(上).....周振鹤 (267)

李约瑟著《传统中国的科学》(书评)..... 郑培凯 (309)

关于蒋捷的家世和事迹..... 杨海明 (49)

释甲骨文北方名..... 曹锦炎 (70)

《楚辞》待问录..... 萧 兵 (140、194)

王羲之《杂帖》释文疑义辨析..... 吴金华 (166)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札记..... 曹道衡 (190、224、266)

蒯闾述礼..... 沈文倬 (256)

读书札记二则..... 马里千 (306)

唐诗中的催字..... 鲁乙庸 (320)

CONTENTS

- The Remotest Origin of the Xianzhou (Early Zhou)
Tribe Found to be in Shanxi..... Wang Yu-zhe (1)
- How Martial Qualities Came to be Valued in the
Guandong Area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 Shi Nian-hai (25)
- The Genesis of "Wei Fu" (Imperial Guards in Slave
Society) and the Sentry System of Ancient So-
cieties..... Wang Gui-min (51)
-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Pi Ma Shu Si" ("A Head
of Horse, A Bundle of Silk")..... Chao Fu-lin (65)
- Sundry Researches on the Nationalities in the Nor-
theast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Jiang Xiu-song (71)
- A Preliminary Enquiry into the Change and Develop-
ment in the Building of Shangqing Gong (Shang-
qing Temple) on the Long (Dragon) Hu (Tiger)
Mountains..... Zhou Mu-zhao (87)
- An Analysis of *Zhuang Zi—Xiaoyao You* (Zhuang Zi's
Essay on Letting Things Run Their Courses Un-
trammelled)..... He Shan-zhou (113)
- The Legendary Story of Meng Jiang Nü as It First
Emerged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 the late Gu Jie-gang (141)
- The Uncovering of Su Jiong and His Poetry

- Huang Sheng-zhang (149)
- The Phonetic Sounds Prevailing in the Wei Kingdom
and Jin Dynasty vs. Those in Qi and Liang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Zhou Zu-mo (167)
- Preface to *A Collection of the Explanations of the
Words and Phrases Specially Employed by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Luo Er-gang (191)
- A Summary Description of the Words and Phrases
Specially Employed by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Shǐ Shì (195)
- A Brief Discussion of Huang Ji-gang's Punctuating
the Text of *The Thirteen Classics*
..... Huang Zhuo Wang Qing-yuan (217)
- Queries on the Contents of *Book of Sui—Jing Ji Zhi*
(*Records of Books of Classics*)..... Zhang Xu-guang (225)
- Annotations on the Collected Books..... Huang Shang (231)
- Informal Essays Sketches on the of the Scholars of the
Qing Dynasty..... Lai Xin-xia (245)
- More Researches on *Shuo Fu*..... Chen Xian-xing (257)
- Researches on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Fiefs to the
Dukes and Princes under the Emperors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I)..... Zhou Zhen-he (267)
- A Review of Dr. Joseph Needham's *Science in Traditional China*..... Zheng Pei-kai (309)

先周族最早来源于山西

王 玉 哲

一 小 引

克商而建立周王朝的周族，在文王、武王以前的先周历史，文献记载极为疏略。其族当时活动的地域，据《史记·周本纪》和《诗经》中的《邶》、《公刘》等篇所述，有土、邠、豳、岐山、漆沮、周原等地。历代学者如班固（《汉书·地理志》）、酈道元（《水经注》）、皇甫湜（《帝王世编》）等，凡言古地志者，无不主张这些地名均在陕西泾、渭流域一带。尤其是1976年春考古队在陕西岐山的凤雏村发现了大型宫室建筑基址，学者认为这是周人迁丰以前的岐邑所在^①。有的同志证明，这里的宫室建筑遗址就是周太王时所建的^②。可见克商前夕先周族的根据地是渭水北的岐山，从田野考古上进一步给以证实。这说明前人的说法，在这一点上是信而有征的。

但是，周太王迁岐以前，先周族所居留的土、邠、豳（邠）、梁山等这些早期的地望是否也如前人所说，都在陕西泾、渭流域呢？到现在为止，渭水流域的田野考古一点也找不到明确的迹象。三十年代在陕西宝鸡发掘了一批瓦鬲墓。邹衡先生最近通过对瓦鬲墓出土器物的研究，认为瓦鬲墓第一、二期是先周文化。瓦鬲墓第一期的年代不能晚于殷虚文化第四期。殷虚文化第三期和第四期的绝对年代已被估计为商代廪辛至帝辛之间。邹衡先生说：“早在先周文化第一期以前，泾、渭地区已存在相当于早商和晚商早期的青铜文化。”^③1972年1月在岐山县京当公社曾发现几批青铜器，据

说“应属于商代晚期前段，即殷虚早期阶段。”^④ 1973年12月在扶风的白家窑大队修建水库发现一批陶鬲、陶豆、陶罐，“时代大体相当于殷虚文化第一期。”^⑤ 所以，邹衡先生就指出，“岐山、扶风一带确实分布有相当于武丁以前的商文化遗址与墓葬”^⑥。李仲立先生也说：“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直至目前为止，有关专业人员，虽然进行过多次调查，也未能在武功郿之地发现先周文化遗迹。”^⑦

据此，则泾、渭地区在周太王从邠迁岐以前，虽然有古遗址，但不是先周文化，而是商或其他部族的文化居于主要地位。并且，可以明确地说，“先周文化第一期也决不是从陕西的商文化第一、二、三期直接发展来的”^⑧。很显然，旧说把先周族早期迁徙地点郿、豳等地说在泾、渭地区，未必可信了。

那末，先周族较早期的文化地望到底在什么地区呢？

早在三十年代钱宾四先生就曾提出，先周族最初根据地不在陕西，而在山西大河之东^⑨。我们从周人自称是夏后，可能是夏族的一分支，而夏迹又多在山西、河南两地观之，则周人最早的渊源，似也应来自山西、河南一带。因之，钱先生的说法，甚有可能。所以，国内、外的史学界采用或相信其说的逐渐增多了^⑩。

钱先生谓周远祖后稷、公刘所居之郿、邠两地不在陕西，实在山西汾、涑二水流域，衡以当时地理情势，大致可信。其文具在，可以复按，这里为了节省篇幅，不再征引。我们只从另外六个方面，对周人最早源于晋境说，加以证实。

二 山西汾水流域自商至西周一直留有周族的根据地

周族本为夏族的一分支（详另文）。他们一则曰：“用（应为周，说详后）肇造我区夏”（《尚书·康诰》），再则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尚书·君奭》），三则曰：“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尚书·立政》），这是他们自称周为有夏。山西既为夏族早期的发祥

地，原属夏族的周，夏亡之后他们在山西理应仍有其活动地盘。但由于史料缺逸，这方面并无直接的材料，我们只能从残存的零星史料中，辑出一鳞半爪加以分析。

(1) 歌颂周族远祖最初之迁徙的诗篇称：“民之初生，自土沮（沮）漆”（《豳》），意思是说周的远祖从土迁往漆。这个“土”实即古史上经常提到的“土方”。《诗·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土方既是与禹发生关系，其地望应当距夏墟不远，而夏墟古在山西南部。一直到商时山西南部仍居有土方之族，武丁时卜辞：

癸巳卜贞：旬亡田。王固曰：有耆，其虫（有）来敼。乞至五日丁酉，允虫（有）来敼自西，沚畎告曰：土方征于我东畎，伐二邑，吕方亦伐我西畎田。（《菁2》）

乞至九日辛卯，允虫（有）来敼自北。畎妻姁告曰：土方侵我田十人。（《菁6》）

郭沫若先生根据此卜辞，认为“沚国在殷之西，土方在沚东，吕方在沚西，由殷而言，则土方当在殷之西北或正北。”又说：“土方之距殷京约有十二、三日之路程也。”^⑩ 陈梦家先生则认为土方即杜，亦即《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之唐杜氏^⑪。唐杜在今山西境。邹衡先生认为“卜辞中土方的地望应在今石楼一带。”^⑫ 按“土”本为一地名，或名为土方，居住此地的一少数族即以地名为族名。

总之，土方既在山西，而《诗·大雅·豳》谓周族曾“自土沮（沮）漆”，则周族最早曾住过山西，当无可疑。

从田野考古的角度上看，似乎先周族也有最早源于山西的迹象。邹衡先生曾分析陕西、山西所出土的器物，得出的结论说：“先周文化陶器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陶鬲，经过我们的分析，这两种陶鬲是有不同的来源的。联裆鬲是来自东方的山西地区，而分裆鬲反而来自西方的甘肃地区。”又说，“在光社文化的中期陶器（《文物》1962：4、5，页30）中就有联裆鬲的发现。……这些特征除楔形点纹外，恰好都与先周文化的联裆鬲相

同。而且两者的圆肩平底陶罐也有些相似。这当然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它们之间一定存在必然的联系。……即先周文化的联档鬲是从光社文化来的，而绝对不可能相反。”^⑤光社文化是以山西太原北郊光社遗址^⑥为代表的文化。在山西芮城发掘的龙山文化遗址，具有晋西南龙山文化的特征。它与平陆盘南村、万荣荆村等遗址一样，是属于豫西地区龙山文化的范畴，但具有比较特殊的性质，而且越向北发展，这种特点越明显^⑦。这些山西境内的龙山文化，其中有的具有早周作风，可能与先周有关系^⑧。所以，先周族最初来自山西境，又有考古学上的证据了。

(2) 商末先周族与山西境内少数民族的频繁斗争，见于《古本竹书纪年》：

(商)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穀，马八匹。(《太平御览》八十三引)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后汉书·西羌传注》引)

大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后汉书·西羌传注》引；《通鉴外纪》二引，“周人”作“周公季”。)

(大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后汉书·西羌传注》引；《文选·典引》注引作“武乙即位，周王季命为殷牧师。”)

(大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后汉书·西羌传注》引)

(大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后汉书·西羌传注》引；《通鉴外纪》二引作“大丁十一年，周伐翳徒戎。”)

殷商末年，在武乙、大丁之世，正相当于先周的王季时，周族和一些少数民族进行过多年的战争。这些少数民族计有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呼之戎和翳徒之戎。这些戎狄的地望，大概都在山西境，现在我们依次加以讨论。

西落鬼戎：按西落鬼戎即殷周时的鬼方，其地望旧说谓在岐周

之西^⑩。1945年我在《鬼方考》一文中，已指出其错误。这个“西落”实即《左传》宣公十五年所说的晋侯“立黎侯而还，及洛”之“洛”，也就是《国语·郑语》所说的，当成周者“北有卫、燕、翟、鲜虞、潞、洛、泉、徐、蒲”中之“洛”。这个“洛”地在今山西长治县。春秋时住在洛地的是隗姓之赤狄，即鬼方之后。因此，我们认为周王季所伐的鬼方必在山西。

燕京之戎：所谓“燕京之戎”实即住在燕京之地而得名的戎。燕京一地据《淮南子·地形训》：“汾出燕京”，高诱注谓：“燕京，山名也，在太原汾阳，汾水所出。”《山海经·山经》：“北次二经之首，在河之东，其首枕汾，其名曰管涔之山。”郭注：“今在太原郡故汾阳县秀容山。”以《淮南子·地形训》校《山海经》，则“管涔”为“燕京”的音变。所以《水经·汾水注》：“汾水出太原汾阳县北管涔山。”酈注云：“《十三州志》曰：‘出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异名也。”则燕京之戎古时在山西汾水上游，大概没有问题^⑪。

余无之戎：徐文靖的《竹书统笈》以为“余无之戎”是余吾与无皋二戎。我在1943年写《獫狁考》（未刊稿），曾考证这个“余无”实即《左传》成公元年所说的刘康公败绩于徐吾氏之“徐吾”，也就是《山海经·北山经》“北鲜之山是多马，鲜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涂吾之水”中之“涂吾”，也是西周铜器《兮甲盘铭》“王初各伐厥允于鬻廬”中之“鬻廬”。而《汉书·地理志》上党郡有余吾县。这都是一个地名的不同写法，地在今山西的屯留县^⑫。

始呼之戎、豳徒之戎：历代史家对此二戎，地系未详。《周官·职方氏》：“正北曰并州，其山镇曰恒山，其泽薮曰昭余祁，其川摩池、呕夷，其浸洺易。”摩池即溇沱，钱宾四先生怀疑此地即王季所伐的始呼、豳徒二戎所居之地^⑬。此说若确，则此二戎也都在山西的东部。

上面我们考察了这些少数民族都在山西境内，远在殷商末年，周人连年和晋地的戎狄进行战争。先周之族这时已迁居于陕西岐

山，与山西距离遥远。假如山西南部这一带没有周族的土地，王季为何劳师远征？这是不可理解的。可是，我们若想到先周族本为居山西的夏族之一分支，夏亡后，周族主力虽已西迁，但必仍有部分居民留在山西一带，作为周族原居地之留守者。王季以此为根据地连年向诸戎展开战争，扩充其东方的势力。这样，王季与山西诸戎的连年战争就可以理解了。

(3) 周厉王奔彘与周宣王料民于太原：西周末年周厉王时发生了一次国人暴动的事。这是由于厉王暴虐、专制，国人再也忍耐不下，就自行集合起来打进王宫，厉王抵挡不住，只得离开镐京逃命。据史书说他逃避到山西汾水之旁的彘邑，一直到死，住了十四年之久。所以，诗人称他为“汾王”^②。周厉王逃命为什么不逃他处，而选择逃往山西呢？山西必然是周王室除镐京外，唯一有保障的地盘，所以，他才能在彘邑安居了十四年之久。

厉王以后的宣王，在位四十多年，专事征讨。宣王三十九年，与羌氏之戎战于千亩（今山西介休），吃了败仗。《国语》称“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周语》上）。国家军队损失了需要加以补充，乃料民。为什么周王能在山西的太原料民？可见太原之民是直接属于周王的民。《左传》桓公二年师服称“晋，甸侯也。”《左传》昭公十三年子产说：“卑而贡重者，甸服也。”《周语》中，周襄王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是则甸服从制度上说是周王畿的土地。叔虞封晋，其地自在王畿，晋既为甸服，晋之汾水流域自然是直接属于周室，周厉王当然可以用为避难之地，而周宣王也可以料民于太原了。

通过以上三点看，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山西汾水流域部分地区，自商末到西周末年一直有周王室的根据地。

三 姬姓之古国在山西者独多

周族为姬姓，而姬姓之国在山西者特多。《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传谓：“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献以下，兼国多矣。”以上所说的八国，有六国又见于《国语·郑语》，史伯答郑桓公友之言曰：“当成周者……西有虞、虢、晋、隗、霍、扬、魏、芮。”这两处所提到的国家除隗外，其余均姬姓。现在我们依次考察他们的地望：

虞：虞又见于《左传》桓公十年传谓虢公出奔虞，《左传》僖公五年传谓虞灭于晋。《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大阳下云：“吴山在西，上有吴城，周武王封大伯后于此，是为虞公。”由此可证古之虞国在今山西平陆县东北六十里。

虢：《汉书·地理志》弘农郡陕县下云：“北虢在大阳，东虢在茅阳，西虢在雍州。”周幽王时虢公石甫灭焦，徙都下阳，是即北虢。虢之宗庙社稷皆在此。《春秋》僖公二年经曰：“虞师晋师灭下阳”。此后遂无虢事。这也是虢都下阳的明证^②。故《郑语》史伯所说之虢当指北虢。北虢下阳即大阳，在今平陆县东北。从地位上看，虞在晋南，虢又在虞南，因而才有晋献公“假道于虞，以伐虢”^③的事。

焦：焦地最早见于《诗经》：“玃狁匪茹，整居焦、获”（《六月篇》。按旧以焦获连读为一地，非是。其实焦与获为二地）。这个焦也就是《左传》僖公三十年传烛之武见秦伯曰：“许君焦、瑕”之“焦”。《战国策·赵策三》：“赵以公子郢为质于秦而请内焦、黎、牛狐之城以易蔺、离石、祁于赵。”《汉书·地理志》弘农郡陕县下注云：“故虢国有焦城，故焦国。”《水经注》则谓陕城中有小城故焦国也。大概河南陕县为古之焦，地近山西之平陆，春秋时属晋。

滑：《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秦偷袭郑时，曾灭滑。此滑在秦、郑之间。《左传》成公十七年郑子驷侵晋、虚、滑。杜《注》谓虚、滑为晋之二邑。旧说滑在今河南偃师，近晋。

霍：《史记·管蔡世家》谓文王子霍叔处封于霍。其后晋献公灭霍。韦昭《国语注》：“霍，周文王之子霍叔处之国也。”《左传》昭公十五年传，记籍谈之言曰“晋侯……景、霍以为城”中之霍，与霍叔之霍同一地。《汉书·地理志》河东郡隗县，谓霍太山在东北。

扬：扬为春秋时晋羊舌氏邑，《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晋魏献子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故城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十五里。

韩：韩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传，旧说在今陕西韩城县。然《诗经·大雅·韩奕》为韩侯受赐与娶妻之诗，篇中列举的地名有梁山、屠、汾、燕等地，均在山西境，燕国离陕西韩城绝远，何以诗称韩城为“燕师所完”？可见旧说不可信。

《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尔雅·释山》：“梁山，晋望也。”则梁山当为晋地之山。《晋语二》有屠岸夷，《史记·赵世家》有晋大夫屠岸贾，皆因地为氏，知晋地有屠。燕立国于汾水旁^⑤。韩既是与梁山、屠、汾、燕四地有关，则其地望必亦在晋明矣。

《左传》僖公十五年述秦、晋在韩之战，秦伯占之曰：“涉河，侯车败。”这是晋惠公戎马还泞而止之先兆。又说晋侯“三败及韩，曰：寇深矣”，知韩必近绛都。因为秦师涉河，绛感威胁，是韩必在河东可知^⑥。

魏、耿：晋献公十六年作二军，灭耿、灭霍、灭魏（见《左传》闵公元年）。服虔谓三国皆姬姓。《史记·魏世家》谓魏之先，毕公高之后，毕公高与周同姓。《史记正义》引郑玄《诗谱》谓魏，“姬姓之国，武王伐纣而封焉”。魏国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汉书·地理志》河东郡河北下注曰：“《诗》魏国、晋献公灭之，以封大夫毕万。”地在今山西芮城东北。《汉书·地理志》河东郡之皮氏下注谓：“耿乡故耿国，晋献公灭之，以赐大夫赵夙。”则耿也在今山西西南芮城附近。

芮：《左传》桓公三年传谓芮伯万为其母芮姜所逐，出居于魏。则芮伯所封之国必近魏。《左传》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责让晋国

说：“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这是指克商前先周的土地，也是魏、芮连举。历代史志中有两芮：一为《汉书·地理志》冯翊临晋下“芮乡，故芮国”，今同州朝邑县西南二里，芮城故址是也；一为魏收《地形志》谓河北县有芮城，今山西解州属县也，与蒲州之虞乡接壤。清雷学淇谓：“盖周之芮在同，殷时之芮在解，《诗》所谓虞芮质厥成也。”^{②③}大概芮原在河东，武王克商后，芮始改封于河外。

燕：《史记·燕世家》谓燕国始祖是召公奭，与周同姓。周武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未确指其地。《汉书·地理志》始定其国都在今河北大兴县境。其实燕国原来也在山西汾水流域，周初才改封在河北北部^{②④}。

姬姓之国在山西者，除前面所谈的诸国外，还有很多。如晋国，史实明备，可以不论。其它还有“荀”、“贾”二姬姓国，均见于《左传》桓公九年传。“荀”又作“郇”^{②⑤}，地在今山西解县。“贾”，大概就是《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所说，晋献公娶于贾的“贾”，刘昭引《博物志》谓临汾有贾乡、贾伯邑。

另外，还有姬姓的戎狄，其最初似乎也大都在晋境。出自唐叔的大戎狐氏^{②⑥}，春秋时白狄之鲜虞^{②⑦}等等，一直飘忽于山西南部。《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谓晋伐驪戎，杜注驪戎为姬姓^{②⑧}，其地望旧说在陕西的驪山。顾颉刚先生考证，根据《晋语四》“公（晋文公）说，乃行赂于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狄以启东道。”此“丽土之狄”即是驪戎。既谓“以启东道”，则此戎必在晋都之东，析城、王屋一带^{②⑨}。可证驪戎不在驪山而亦在山西南部。

以上所说的地处山西境内的姬姓之国，随便检之，数已近二十。若详为博稽，恐怕绝不止此数。从一般史书看，周与陕、豫两地远比山西为密切，何以姬姓在山西境者独多？

上所举在山西的姬姓戎狄，一定不是周的封国。他们这些原始的姬姓氏族，理应老早就住在山西境内。其它如虞为“太王之

昭”，號为“王季之穆”^②，荀为“文王之昭”^③，晋唐叔虞为武王子，周成王时受封^④。虞为克商以前周太王时即居山西南部，史有明文。其余姬姓诸国，大都不知何时所封^⑤，未必都是灭商以后才自陕西东殖者。

根据山西境内姬姓之国独多这种现象，我们是否可以推想，周人原本为山西境内的部族，当周太王率众西迁时，难免有一部分或好多部分没有跟着迁移而仍留守原地未动。于是才出现了两种现象：一为周人自商末即与晋地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为姬姓之国在山西者独多。

象先周族这种现象，在西欧的古史里，也有其例。如凯撒（Julius Caesar）在比利时之高卢所发现六千阿杜亚提西（Aduatici），乃系迁徙中之辛姆布利人之支队，在此照管多余之平原与行李。大队则继续向意大利前进^⑥。这段史实和先周的迁徙有些相像。

先周族大概在周太王避薰育从豳迁岐时，也有一部分仍留原地。《左传》僖公五年载宫之奇说道：

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

什么是“不从”，杜注谓，“太伯、虞仲，皆太王之子，不从父命，俱适吴。仲雍支子，别封西吴，虞公其后也。”顾炎武驳之曰：“不从者，谓太伯不在大王之侧尔。《史记》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为不从，其义甚明。杜氏误以不从父命为解，而后儒遂传会《鲁颂》之文，谓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从。此与秦桧之言莫须有者何以异哉！”^⑦崔述《丰镐考信录》也说：“《晋世家》云：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不从而亡去，是所谓不从者，谓不从太王在岐耳，非有他也。”^⑧案顾、崔二氏之说，基本上是正确的。当年太王与私属转徙，“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⑨可是，太王之子太伯、虞仲二人却“不从”其父一起西迁。他俩没有跟随去陕西的岐山，因之也就没有嗣太王的王位，而仍留在原来的旧地，作了山西虞国之祖。可能在周武王